

A



凤凰文库·马克思主义研究系列

Archaeologies of the Future



未来考古学

乌托邦欲望和其他科幻小说

【美】弗里德里克·詹姆逊 著 吴静 译

A Archaeologies of the Future



凤凰文库·马克思主义研究系列



未来考古学

乌托邦欲望和其他科幻小说

【美】弗里德里克·詹姆逊 著

吴静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未来考古学:乌托邦欲望和其他科幻小说 / (美) 詹姆逊(Jameson, F.)著; 吴静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4.4

(凤凰文库. 马克思主义研究系列)

书名原文: Archaeologies of the Future: The Desire Called Utopia and Other Science Fiction

ISBN 978-7-5447-1301-6

I. ①未… II. ①詹… ②吴… III. ①乌托邦—关系—科学幻想—研究 IV. ①D091.6 ②I0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11388号

Archaeologies of the Future by Fredric Jameson

First published in 2005 by Verso, London and New York.

© 2005 Fredric Jameson.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4 by Yilin Pres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10-2007-297 号

书 名 未来考古学:乌托邦欲望和其他科幻小说

编 者 [美国]弗里德里克·詹姆逊

译 者 吴 静

特约编辑 熊 钰

责任编辑 陈 锐

装帧设计 许文菲 侯海屏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电子邮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照 排 南京新博览文化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960 mm × 1304 mm 1/32

印 张 18.625

字 数 394千

版 次 2014年4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4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447-1301-6

定 价 58.00元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随时向我社出版科调换。

出版说明

要支撑起一个强大的现代化国家,除了经济、政治、社会、制度等力量之外,还需要先进的、强有力的文化力量。凤凰文库的出版宗旨是:忠实记载当代国内外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学术、思想和理论成果,促进中外文化的交流,为推动我国先进文化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丰富的实践总结、珍贵的价值理念、有益的学术参考和创新的思想理论资源。

凤凰文库将致力于人类文化的高端和前沿,放眼世界,具有全球胸怀和国际视野。经济全球化的背后是不同文化的冲撞与交融,是不同思想的激荡与扬弃,是不同文明的竞争和共存。从历史进化的角度来看,交融、扬弃、共存是大趋势,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总是在坚持自我特质的同时,向其他民族、其他国家吸取异质文化的养分,从而与时俱进,发展壮大。文库将积极采撷当今世界优秀文化成果,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桥梁。

凤凰文库将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现代化的建设,面向全国,具有时代精神和中国气派。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国际化的背后是国民素质的现代化,是现代文明的培育,是先进文化的发展。

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进程中,中华民族必将展示新的实践,产生新的经验,形成新的学术、思想和理论成果。文库将展现中国现代化的新实践和新总结,成为中国学术界、思想界和理论界的创新平台。

凤凰文库的基本特征是: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中心,立足传播新知识,介绍新思潮,树立新观念,建设新学科,着力出版当代国内外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的最新成果,同时也注重推出以新的形式、新的观念呈现我国传统思想文化和历史的优秀作品,从而把引进吸收和自主创新结合起来,并促进传统优秀文化的现代转型。

凤凰文库努力实现知识学术传播和思想理论创新的融合,以若干主题系列的形式呈现,并且是一个开放式的结构。它将围绕马克思主义研究及其中国化、政治学、哲学、宗教、人文与社会、海外中国研究、当代思想前沿、教育理论、艺术理论等领域设计规划主题系列,并不断在内容上加以充实;同时,文库还将围绕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科学文化领域的新问题、新动向,分批设计规划出新的主题系列,增强文库思想的活力和学术的丰富性。

从中国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这样一个大视角出发,从中国现代化在世界现代化浪潮中的独特性出发,中国已经并将更加鲜明地表现自己特有的实践、经验和路径,形成独特的学术和创新的思想、理论,这是我们出版凤凰文库的信心之所在。因此,我们相信,在全国学术界、思想界、理论界的支持和参与下,在广大读者的帮助和关心下,凤凰文库一定会成为深为社会各界欢迎的大型丛书,在中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中,实现凤凰出版人的历史责任和使命。

献给乌托邦工作小组的同志们：彼得、金、达科、苏珊

若白露覆满帐篷，
夜色将尽之时，你要称谢。

目 录

第一部分: 乌托邦欲望

引论: 今日的乌托邦	3
1 乌托邦的变种	10
2 乌托邦孤岛	21
3 托马斯·莫尔的体裁视窗	36
4 乌托邦科学与乌托邦意识形态	62
5 大分裂	81
6 如何满足愿望	100
7 时间的屏障	118
8 未知性的命题	147
9 迥异的身体	162
10 乌托邦及其对立	193
11 综合、讽刺、中和及真理时刻	228
12 通向恐惧之旅	244
13 被瓦解的未来	281

第二部分: 思维尽处

1 傅立叶, 或本体论和乌托邦	313
2 科幻小说中体裁的不连续性: 布莱恩·奥尔迪斯的《星河战队》	335
3 勒奎恩笔下的世界缩影	352
4 进步与乌托邦: 我们能想象未来吗?	370
5 太空体裁的科幻: 冯达·麦金太尔的《等待的流亡者》	389
6 科幻小说的空间: 范·沃格特的叙事	413
7 作为阶级斗争的长生	432
8 纪念菲利普·K. 迪克	454
9 哈米吉多顿之后: 《血钱博士》中的角色体系	459
10 菲利普·K. 迪克的历史和拯救	477
11 全球化中的恐惧和厌恶	506
12 “如果我能找到一座善良的城市, 我将宽恕整个人类”: 金·斯坦利·罗宾逊“火星三部曲”中的现实主义和乌托邦	518
致谢	552
索引	554

第一部分：乌托邦欲望

一直以来，乌托邦都是一个政治话题。这对于一种文学形式而言，实在是一种不寻常的命运：正因为这种形式的文学价值长久以来受到质疑，因此在结构上，它的政治地位也显得暧昧不明。乌托邦历史语境的波动对解决这种暧昧状况毫无帮助，因为这种状况并不是由趣味或个人判断所引起的。

在冷战期间（以及在冷战结束后的东欧），乌托邦已经变成了斯大林主义的一个同义词，并开始被用来代表一种体制。这种体制忽视了人性的软弱和原罪，显示出了对完美系统的统一性以及理想化的单纯性的意愿。而这一系统，始终要强加于其有缺陷的、难以驾驭的对象。（在鲍里斯·格罗伊斯的进一步研究中，他将这种政治形式对物质的统治等同于审美现代主义的强制性。）^①

自从一些社会主义国家解体之后，这种反革命式的分析已经不再能激起右派多大的兴趣了。相反，它被反对独裁主义的左派所接受。在微观政治立场上，这些左派肯定“差异”，并将其作为口号。当他们遵循传统的无政府主义立场，批评马克思主义在集权化和独裁制的意义上是乌

^① 鲍里斯·格罗伊斯，《斯大林主义的集权艺术》[普林斯顿，1992年版（1988）]。

托邦的时候，他们也认识到了“差异”的反国家立场。

自相矛盾的是，陈旧的马克思主义教义，一方面非批判地汲取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对乌托邦社会主义的历史分析^①，一方面又遵循了布尔什维克的习惯^②，指责其乌托邦式的竞争缺乏主观能动性或政治策略的观念，并认为乌托邦主义是一种深层地从结构上反对政治的唯心主义。尽管乌托邦作为一个政治口号，作为一个激动人心的政治观点又重新获得了生命力，但乌托邦和政治之间的关系，乌托邦思想的政治实践价值，以及社会主义是否等于乌托邦等问题，直到今天都还没有解决。

事实上，处在后全球化时期的全新一代的左派越来越愿意接受这个口号，因为对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政党的不信任以及对传统的革命观点的怀疑已经弥漫开来。这一代的左派包括了旧左派的残余和新左派、激进的社会民主派、第一世界文化的非主流少数派、第三世界的无产阶级农民以及失地或失业的平民。新兴的世界市场在所谓的全球化中得到了巩固，人们期待它最终能为新的政治制度形式提供发展空间。同时，我们可以套用撒切尔夫人的名言说，乌托邦没有替代物，晚期资本主义也没有天敌（反对美国或西方帝国主义的宗教原教旨主义决不可能支持反资本主义的立场）。然而，不仅仅是战无不胜的资本主义的普遍性尚处在争议中，同样受到质问的还有：是否要不断取消自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肇始以来所获得的社会成果？是否要取消福利措施、安全系统、联合的权利、工业和生态方面的限制性法律法规？是否提供个人退休金？以及是否要彻底肃清通向全球化自由市场的全部障碍？真正带来危机的不是某一个敌人的存在，而是一种普遍的信仰；不仅仅这种趋势无法逆

① 见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第3章，“社会主义的和共产主义的文献”；也可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列宁和马克思关于乌托邦都有过论述：后者在《法兰西内战》（1871年版）中，前者在《国家与革命》（1917年版）中。

② 所谓的“局限理论”或“就近目标理论”（teoriya blizhnego pritsela），见达科·苏文的《科幻小说中的变形》（纽海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264—265页。

转，资本主义的历史替代物也已经被证明是不可行的和不可能出现的；任何其他的社会经济体系都是不可想象的，更不要说付诸实践了。乌托邦主义者不仅构想出了替代体系；乌托邦形式本身更是对根本的差异、根本的他者，以及社会总体的系统本质的具象性构想，以至于在我们现实的社会存在中，如果不首先摆脱种种如彗星火花般的乌托邦愿景，就几乎无法设想任何根本性的变革。

因此，乌托邦政治（或任何政治乌托邦主义）的根本动力一直存在于同一和差异的辩证法中^①。因为这种政治旨在想象有时甚至是实现某种与现实迥然相异的制度。在此，我们可以跟随奥拉夫·史德普顿的时空旅行者的脚步，去逐渐明白神人同性论是如何决定了他们对外来文化和异族文化的宽容度：

首先，当我们的想象力被现实世界的经验彻底约束住的时候，我们就只能设想出那些和现实极其类似的世界。而且，在这个想象的初期阶段，当现代智人所遭遇过的精神危机也为我们想象出来的世界所经历的时候，我们总是会遇到这些世界。所以，对我们而言，要想进入一个世界，在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宿主之间，就必须存在着一种深层的相似性或同一性。^② xiii

史德普顿并不是在严格的意义上论及乌托邦的，这一点我们将会后面看到。但当乌托邦作家面对那句伟大的经验主义格言，即“感觉先于感知”的时候，没有人能跨出如此直接的一步。如果这一法则是真的，那它不仅意味着乌托邦形式的终结，也从总体上意味着科幻小说的

① 见G. W. F. 黑格尔的《小逻辑》，第2部，《本质》[牛津，1975年版（1817）]。

② 见奥拉夫·史德普顿的《最后和最初的人/明星制造机》[纽约，1968年版（1930，1937）]，第299页。此处被引用的是英国小说家奥拉夫·史德普顿（1886—1950）最重要的两本著作，我们将在本书第一部分第9章继续讨论它们。史德普顿的这两本小说继承了由H. G. 威尔斯发展出的被称作“科学浪漫小说”的欧洲艺术传统，而不是源自催生了美国式科幻小说的通俗文化。

终结。按照这句格言，即便我们的想象力再不受约束，也不过就是经验的拼贴画而已，它仅仅是靠此时此地的点点滴滴拼凑起来的罢了：“当荷马想象出喀迈拉的时候，他不过是将属于不同动物的身体部分嫁接到一个动物身上而已；狮子的头，山羊的身子和巨蛇的尾巴。”^① 在社会层面上，这意味着我们的想象力是受我们自己的生产方式（可能还要加上其所保存的过去一切世代的遗留物）所制约的。也就是说，乌托邦最多达到了一个消极的目的，即让我们更清楚地意识到我们所受的精神和意识形态的禁锢（我自己偶尔也会谈到这一点^②）；因此，即便是最好的乌托邦也不是最全面的。

这一命题的价值在于将对乌托邦的讨论从内容上转移到了表现形式上。这些文本频繁地被用来表达政治观点或意识形态，以至于我们不得不用一种坚决的形式主义的方式（黑格尔和叶姆斯列夫的读者会明白，无论如何，这种形式一直是某种特定内容的形式）来重新调整其间的平衡。就这一点而言，有趣的不仅仅是构建乌托邦的社会和历史的原材料，还包括建立在它们之间的表现关系——如封闭、叙述以及排他或颠倒的关系。毫无例外，在叙述分析中最能说明问题的，不是已经被说出来的东西，而是还没有说出来的东西，是那些在叙述构架中压根儿没有被提到的东西。

有必要给这种乌托邦形式主义加上一种乌托邦生产的心理学，尽管对这一称呼我不太拿得准：对乌托邦幻想机制的研究，或者毋宁说，这种研究避免用个人传记，而更着眼于历史的和集体的意愿满足。这种对于乌托邦幻想产生方式的研究必须首先阐明其可能出现的历史条件：因为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最有趣的肯定是弄清楚为什么乌托邦会在一个时期内繁荣兴旺，而在另一个时期却销声匿迹。如果你们像我一样跟随

① 见亚历山大·杰勒德的《论天才》。由M. H. 艾布拉姆斯引用在其著作《镜与灯》[牛津，1953年版（1774）]，第161页。

② 见本书第二部分，第4篇文章。

达科·苏文的思路^①，相信乌托邦是科幻小说这一更宽泛的文学形式中的一个社会经济的子类型，那么上述的问题就必须扩展到将科幻小说包含在内。苏文的“认知抽离”原则实际上是一种建立在俄国形式主义的“陌生化”观念和布莱希特的“间离效果”基础上的审美原则。它认为科幻小说最重要的特点是其本质上的认识论功能（因此把一般幻想中的梦的因素排除在外）。所以，“认知抽离”为此类一般性的范畴提出了一个更为具体的子集，它专门用来描述这种旨在寻求替代性的社会经济形式的想象力。不过，接下来我们的讨论将会更加复杂，因为在乌托邦文体或文本之外，还存在一种充溢于日常生活及其文本的乌托邦冲动（见下文第1章）。这种区分也将使得这里对科幻小说的选择性讨论更加复杂。因为除了那些公开设定了乌托邦主题的小说（如勒奎恩的《天堂的车床》）之外，我们在第9章中还要选取那些流露出乌托邦冲动的著作作为对照。无论如何，本书第一部分“乌托邦欲望”，和第二部分收集的文章不同，它将主要讨论科幻小说的某些特定方面，这些方面与“同一和差异”的乌托邦辩证法紧密相关。^②

所有这些形式上和表现上的问题又将我们带回了开始时涉及的政治问题，但现在后者已经深深陷入了一个形式上的两难境地：假定了历史终结的作品如何能够提出可用的历史推动力？旨在消解一切政治差异的作品在何种意义上仍然具有政治性？要克服身体需要的文本如何继

① 见苏文，《科幻小说中的变形》，第61页。

② 传统的出自高雅文化的对科幻小说的批判——对其纯粹陈词滥调式的叙述（反映了这种根源于通俗文化的形式的原罪）的谴责，对于其缺少复杂性和心理学方面“有趣”特征的抱怨（这种观点并不等同于后现代的“主体中心主义”危机），以及对忽略现代科幻小说体裁变化的原创文学形式的向往——或许已经不是一个个人品位的问题，也不能归结为为了将某些经过筛选的科幻小说收入文学经典之类的目的而进行的审美争论。我们必须在此看到一种普遍的反感，在这种情绪中，这一形式和叙述性话语成为整个精神反抗的对象和一种文学“现实原则”的靶子。换句话说，对于这些读者，布尔迪厄式的合理化在此缺失。而正是这种合理化，将高雅的文学形式从非生产性的、纯娱乐的负疚联想中拯救出来，并赋予了其为社会所认可的合理性。有一点是肯定的，即这的确是幻想小说读者能够对科幻读者作出的最好回应（见本书第一部分第5章）。

续保持其唯物主义属性?“和平新纪元”(莫里斯)的景象如何动员并激励我们投身实践?

xv 我们有充足的理由认为以上这些问题是不确定的,但如果我们继续试图寻求解决,也并不一定就是件坏事情。实际上,就这些关于乌托邦的著作而言,最可靠的政治检验并不在于对个别有争议的作品所作出的评判,而在于其激发新的乌托邦想象的能力。这样的乌托邦想象既包括了过去的,也在不断地变更和纠正着它们。

然而,与其说这种不确定性是政治性的,不如说它实际上是一种深层的结构性的不确定性。它解释了为什么很多乌托邦的评论者(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尽管他们自己也很敬仰傅立叶^①)本应该就这个问题发表相反的看法。20世纪60年代最有影响力的另一位乌托邦主义者赫伯特·马尔库塞在较早的一次讨论中对这种矛盾提出了一个解释,尽管讨论的正式主题是文化而非乌托邦。^②然而,问题依然没有改变:文化可以具备批判性和颠覆性的政治特征吗?它必然要被自己作为其中一部分的社会系统重新利用并笼络吗?马尔库塞坚持认为,艺术和文化从社会中的分离将文化开辟成为一个单独的领域,其结果导致了艺术不可救药的含糊性。正是文化和其社会语境的这种距离使其能够成为对后者的批判和控诉,但这种干涉注定是无效的;艺术和文化被划归到一个无关紧要的、琐碎的空间,在其中,这些交集被提前消解了。这一辩证法更有力地

① 见马克思和恩格斯《书信选》(莫斯科,1975年版):例如,在1866年10月9日(致库格尔曼)的信中指责普鲁东是小资产阶级乌托邦主义者,“而在傅立叶、欧文等人的乌托邦里却有对新世界的预测和幻想的描述”(第172页)。也可见恩格斯:“德国的理论社会主义永远不会忘记自己是站在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的肩膀上,这三个人的乌托邦主义理想是所有世代最伟大的思想之一,我们今天正从科学上检验他们无数天才预言的准确性”[引自弗兰克和弗里兹·曼祖尔的《西方世界的乌托邦思想》(美国麻省剑桥,1979年版),第702页]。本雅明也十分钦佩傅立叶:“他对傅立叶所说的普遍解放充满期待,并等待着它的降临。然而,在我们的时代我再也找不到这样一个人了,他只活在圣西门和傅立叶所构造的巴黎。”皮埃尔·克洛索夫斯基,《与本雅明的通信》,选自《充满活力的图画》(巴黎伽利玛出版社,2001年版),第87页。巴特是另一个同样满怀激情的读者(见本书第一部分第1章,第15页注释①)。

② 见《关于文化的肯定性特征》,选自《否定》(波士顿,1968年版)。

解释了乌托邦文本的矛盾性：因为一个特定的乌托邦越是声称它和当下世界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差异，它就不仅是不能实现的，更糟糕的是，它几乎是不可想象的。^①

这并不是真的要我们回到开始时的状况：敌对的意识形态的陈词滥调试图传达对于乌托邦的某种绝对的政治性判断。因为即使我们不能再凭着纯粹的良知坚持这种不可靠的形式，我们现在依然可以求助于萨特所创造出的天才的政治口号，在有瑕疵的共产主义和更加令人难以接受的反共产主义之间找到一条道路。也许对于后来的乌托邦旅行者，有些相似的情形值得注意：事实上，如果你能敏锐地觉察出对乌托邦进行批判的目的，也能意识到乌托邦在结构上的不明确性，更知道乌托邦观念和计划在我们时代真实的政治功能，那么反一反乌托邦主义的口号也许是最好的作战策略。

① 从另外一个立场出发，这种对于文化（在我们的语境中，指乌托邦本身的文化）模棱两可的现实性的讨论是本体论式的。这里存在一个假设，即关注未来和“非存在”的乌托邦只存在于当下，并只是相对比较苍白无力的欲望和幻想。但这就排除了存在的二元性和时间性：从这两点来说，乌托邦在哲学上类似于轨迹，只是它是从时间的另一端来看的。轨迹的难题在于，它同时属于过去和现在，从而构造出一个存在和非存在的混合体。这一混合体和传统的生成范畴截然不同，因此对分析理性构成了极大威胁。将未来的尚未存在和当下的文本性存在结合为一体的乌托邦，同样配得上我们愿意给予踪迹的那些考古学悖论。关于后者的哲学探讨可见保罗·利科的《时间和叙事》第三卷（芝加哥，1988年版），第119—120页。